忠肅集 附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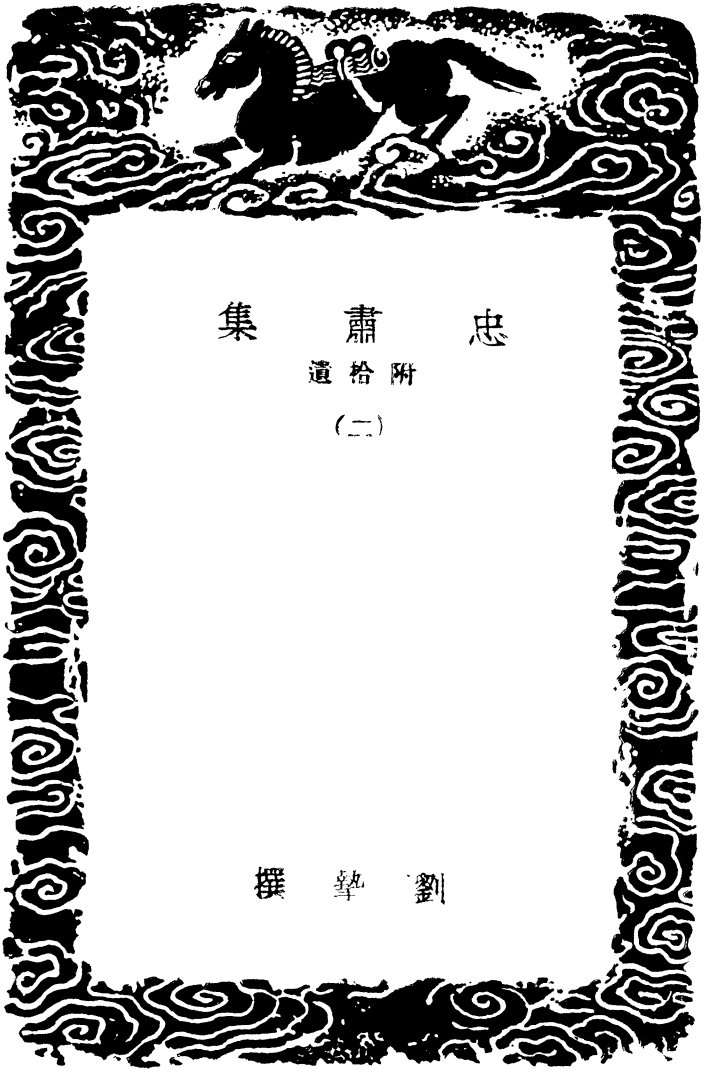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忠肅集

附拾遺

(二)

劉摯撰

忠肅集卷六

奏議

論保甲奏

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于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爲弓手手力耆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閒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蓋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導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爲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爲樂也。今既歲教止于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有生理。而身爲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爲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肯復從事于耕。勢蓋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技以爲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于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爲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謂有法以斂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

人召其情願刺以爲本州禁軍若舊係正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爲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隸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于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爲多伏望詳酌保甲既有換充軍者若本保階級闕人或一有闕數卽乞遇冬教日推擇排連塡補則不損保甲之額若換充他役則自不廢教習取進止

論盜賊疏

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爲盜也然要能禁其爲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則盜熾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行教法而民滋爲盜之心前來滑州之單安商州之王沖以村野之人逃亡之卒一有呼嘯遂能橫行蹂踐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爲騷擾大勞大費僅能散撲皆由防禁寬縱賞罰不明而寒飢猖狂之人附之者衆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還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及縣尉巡檢而捕察賞罰並從舊典所以防備奸惡安養善良之意可謂甚厚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巡檢兵級多未差塡現今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所在常有盜賊攘劫抄竊殆無虛日鄉野閭井人頗不安蓋前來保甲巡檢指使旣有更不管指揮則其意固已不在于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職此盜之所以乘間而作累歲以來民間豐稔今尙如此自去冬大旱二麥失望積穀之家觀望不發人已艱食臣慮將來寇盜更有甚于今日欲乞指揮逐路監司爲備盜

之計。督促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限。早令數足。以時訓齊。准備緩急。及再乞指揮吏部所差注巡檢縣尉。略加選擇。催遣赴任。近制新復弓手。所用器甲營房。令所屬應副。臣伏見諸處巡檢。自更改後來。其廨舍營房。往往闕少。或只于鄉縣寺舍安泊。欲乞一就下所屬移挪營葺。仍委轉運提刑司。候招募弓手。差填兵級。及應副事件了畢。節次具數足及已了月日申奏。若州縣明有稽違乖方。便仰提刑司取勘聞奏。臣近論役法。乞除衙前。依熙寧法用坊場錢召募外。其餘弓手等役人。並乞用祖宗差法。今來雇召。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竊慮妨闕。伏乞檢詳前奏。早賜指揮。

論捕盜奏

臣伏見去年京西路賊人王沖作過。出入商虢數州。傷害官吏。殺擄軍民。今王沖雖死。餘黨猶在。而成俊者爲之首。自近日于杜管鎮劫略。嘯聚漸盛。討撲愈難。臣訪聞商虢等州。舊有禁軍一指揮。自置將以來。將逐州禁軍隸延州治下。分番出戍。以致逐處守禦之人。反怠緩捕賊。時欲乞將逐州禁軍權免延州勾抽。且令在本處防守。及准備出入。所在就糧土人可用。使之捕盜易得其力。仍乞指揮明立信賞購募務令早得捕獲。取進止。

貼黃

訪聞京畿近日盜賊不少。欲乞指揮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嚴切督責應令捕盜官吏。仍檢點諸縣弓手及巡檢兵級。差填足與未足。

論捕盜法奏

臣伏見舊制。賊盜地分。應職在捕察之人。皆給百日以爲三限。每限不獲。抵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必有所畏。然後肯出方略。張耳目。求賊以自免。自募役法既行。捕盜不獲者雖亦有罪。然乃將兩限科較。聽各罰錢以充捕賞。其次仍許收贖。及保甲之法行。則保內被盜。止出賞錢。更無認限決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懼而勢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事肯爲公家索賊耶。比歲以來。盜寇稍多者。殆由此養之耳。近日敕命已復差役。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指揮。則捕盜之法。自當皆依舊制。然臣訪聞諸路役人。雖以差定。其應緣差役條件。尙多疑惑。方聽候詳定役法所畫一指揮。如捕盜之法。亦其一事也。今所在時有盜賊。欲乞聖旨下詳定所。將捕盜立限科較等舊法。先次申明施行。取進止。

論賊賞稽遲疏

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于賞罰。賞罰之令。堅于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失職者不旋日而被罰。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勸沮者。莫不奔走從事。趨上之令。此天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于天下。不可以不信。而臣以謂施于捕盜者。尤不可以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恐。縣官惻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敕諮稽留。使人不得亟蒙有勞之利。臣竊以爲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七年。澶滑之間。保甲有爲劫盜者。其首曰單安。曰王乞驢。又曰張謝留。離合出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擄掠平民。焚蕩

村落殺人取財以至殺傷官吏屠害軍兵又嘗入衞州界一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于自京遣使募衆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專賞指揮是年逐賊皆于澶滑次第掩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逐司不爲保明首尾二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厲此其爲患有不勝言伏乞指揮根究往滯官司特賜詳酌重行黜責以明賞罰以戒違慢臣勘會下項一元降指揮單安等令河北東路提刑呂仲應得功人疾速保明聞奏一元豐七年九月指揮令開封府界提舉賊盜范元取索捉殺到韋城縣劫賊王乞驢等巡檢下兵級保明聞奏前降保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豐八年五月奉聖旨令河北東路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限半年同共根究得功人具指實保明聞奏前降范元保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豐八年七月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得本路殺獲單安合該酬賞人所得自及專賞關牒河北東路提刑司修寫以憑同書申發去訖一河北東路提刑司十月申吏稱元勘獲賊公案累牒范元封取內有澶州元勘張謝留淨案其范皇城稱去年送到在本司房內失去依限來該不見去年十一月公案稱已累牒檢尋臣看詳范元于元豐七年九月承准朝旨保明至八年五月首尾九箇月日並不結絕保明卻將取到公案恣縱吏人失去緣賞典至重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縱是吏人別受情弊毀匿或致竊取事理重害其河北東路提刑司亦至去年五月承准朝旨元限半月保明至今將一年並不專心疾速定奪兼范元既稱失去公案限滿不見亦合別作擘畫既見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本路單安功賞自合先次保明申奏卻因范元失去張謝留公案

遂將別案事一連住滯致朝廷賞典稽遲無以取信于天下皆范元及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官弛慢不職被受聖旨公然不以爲事經隔歲月不務結絕欲乞詳酌重行黜責

乞選監司澄汰州縣疏

臣准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便安公私官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愼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銳猋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于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褊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旣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于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

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現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爲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論監司奏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于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綜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度利害一概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罪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州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病爲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于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法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及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

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政令奏

臣聞之衡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愼乃出令言愼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愼終也聖人制法造令于堂奥之上熟復兢愼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愼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愼雖欲愼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卽位逾年加惠海宇修完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寡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概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敍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愼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爲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尙何以使天下信之挾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爲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于天下則曷若愼之于始乎今朝廷建

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識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爲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爲之耶始議既粗行之必有牴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則爲廢職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愼重出令其始既愼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惠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乞修敕令疏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以足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于是無所措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奸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愼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手敕者多移之于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以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以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

講明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取進止。

貼黃

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今已更改。于敕內關涉不少。以此須至刪修正。刺史以上致仕于嘉祐錄令。料錢衣賜依分司官例。現任官例支給。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衞大將軍俸。則是已衝改嘉祐錄令。今來元豐敕欲依嘉祐錄令。卽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何漏落。熙寧四年續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官致仕俸料。並依熙寧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今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修完。

乞留杜紘編敕奏

伏聞詳定敕令格式刑部郎中杜紘已降敕命同黃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成書。蓋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卻須盡究本末。使若創行編修。兼所見異同。歷有移易。不惟歲月淹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豐敕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罷刑部簽書。蓋是欲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諭。況紘曉習法令。同輩少比。如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效。庶幾編敕早見成書。

薦人才疏

臣今月四日奏事延和殿。因論人才。伏蒙聖語。詢問臣卽具奏。臣自待罪言路。亦嘗求訪內外人物。俱職非薦舉。未敢奏上。又蒙聖慈嘉納。許令具姓名進入。臣退而自念。久蒙陛下拔擢之恩。思竭盡愚力。圖報萬一。凡下有所見。必欲上聞。況今人才尤爲急務。雖薦士之路。自有常法。然旣荷陛下至誠大信。降問不疑。豈敢更爲形迹。避嫌自外。若無有所補。獲罪無恨。謹具所知姓名。幷其才之所宜如左。梁燾德性方正。顧臨長于謀議。范育深有器略。盛陶文行純粹。孔文仲學識高遠。上五人可充兩制侍從之任。丁騭恬正守道。顏復學問該洽。劉載文行兼茂。吳安詩器識深靜。趙挺之博學有守。上五人可充臺諫之任。林旦風力彊明。何琬才識疏通。胡宗炎詳練吏事。溫致敦厚明敏。羅適公直勤廉。上五人可充卿監省曹監繁劇之任。楊國寶劉概朱彥劉安世孫諤。上五人皆文學優長。士論所推。可備館閣之任。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赦臣僭逾。特賜考察。稍加采錄。庶幾少助聽政得人之闕。取進止。

薦本州儒士周希孟奏

右件人耽樂墳素。棲遲邱園。檢身以法于人。爲學每先于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歷中知福州。至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三五百人。委實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强仕。迹齒編氓。至寶遐遺。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靜。優與收錄。以勸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禁中修造奏

臣竊聞禁中計料修飾福寧殿彩繪制度極于藻麗惟人主之奉以文爲稱而一殿之飾亦無大費然而敦樸素者所以爲天下先卑宮室者前聖人之盛德方今生靈靡敝財用耗竭居養服用僭儗無節陛下正宜躬率儉德以涪風俗示之彌文下必有甚伏念藝祖遺訓宮中止用赤白爲飾仁宗故事欄楯徹去朱綠之采陛下纂服所宜守之又聞慈壽長樂二宮殿宇華侈金碧朱丹窮人力之巧豈非誠心孝德尊事兩宮故極所以奉養之觀然踰禮過制不可以訓今外論籍籍以謂左右諛悅之人進讒陛下指二宮以爲法使論出于臆度不過臣爲妄言萬有一實則于聖德不爲有益臣所以先事爲言伏冀寬其狂瞽而采其誠特賜寢罷以解天下之疑取進止

論備契丹奏

臣竊以北敵之爲中國患自詩書以來世常有之方今之勢雖効順惇睦服威德而利金幣然其驕貪之情常能窺伺中國動靜一見間隙則造端興謀起事以撼我昔者寶元康定間國家問西夏之罪而遣使肆嫚有非理之侮中外憂恐至倍增歲幣而後已臣愚不足以論事勢然竊有私憂過計以玩日之故有可以動驕貪之窺伺者臣謹言之昨者某州用師連三歲皆由議臣失計理曲而無名契丹之于西夏自以爲甥舅之國此一事也今高麗遣使朝貢將至闕下高麗自天聖中嘗以事請于朝廷朝廷不從遂附庸契丹自是方貢不入王府者數十年矣夫既已臣屬于彼而一旦面內中國則恐彼不能無疑此二事

也。臣以謂此二者。彼皆足以藉口。而爲請于朝廷者也。伏念大河之北。自戊申以來。地大震。水大溢。民大失職。離鄉內徙。空虛塞下。至于今三年而地震未已。此何祥也。今歲漳河春役。財力並竭。中路夏旱。二麥不登。災變因仍。人不寧處。夫彼既有以爲藉口。又乘民心皇皇。公私疲匱。禦備百廢。朝廷厭聞邊患之時。臣恐契丹見利投隙。而區區之盟誓。豈足以保其心而恃以爲安乎。彼固不至敢有狂謀。假令遣一使持尺書。援二事以請朝廷。其用何辭以杜其口。臣恐勞人以繕城郭。倍估以儲庾廩。更易將帥。輕用名器。張皇擾擾。大勞大費而已。爾康定寶元之事。蓋可以鑒也。又議者籍籍。皆謂高麗之至。有徵倖希功之人誘而召之者。使無此理也。不過臣爲妄言。使誠如議者之論。則釁自我始。西兵之禍。覆車未遠。安得不先事而言哉。伏乞陛下密詔二府大臣。使日夜謀畫。以求防微杜變之理。而伐其心。且河北重地。據天下安危之勢。願陛下寢食以爲念。而無忘北顧。常務勞來其人民。安輯其田里。薄征斂之數。省煩急之令。恤其凋憊。足其衣食。使樂守生涯而維持其心。凡所謂邊備軍政調度之數。皆宜因事稍稍經畫。藏其用而隱其跡。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惟陛下留神毋忽。以消連年地震之異。夫無事而言。其言若狂。而人皆易之。有事而言。其言雖足以取信。而事已無補。臣寧以狂得罪。不敢後事而爲無益之言。以負陛下耳目之任。

論應西夏奏

臣伏見元豐中出兵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今夏所遣使者已到邸

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默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一二。補前奏之未備。以待采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爲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與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困而後棄。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亡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擾近郡。其能保不爲患乎。爲守地之議者曰。頓儲設阻。增募士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夏人不得地。兵難不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論。非不曲盡事理。至于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爲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行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熙河爲蘭州。在鄜延爲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西夏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爲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爲請。而固不予。彼將獸困而鬬。借兵契丹。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爲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戮力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二方稽首順命。數十百年矣。其好爭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惠。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分棄前患。復

謹舊約。彼雖有傑黠睚眦之意。既一杜塞其欲。無所復發。則亦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動衆犯順。以自魚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者。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乎。由此言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馭二敵者。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論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雖然。臣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爲彼計則不得不急。爲我計則正宜從容閒暇。鎭以無事。臣竊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疣。惟速去之爲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願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微示以不愛地之意。度其効順堅決。至于再至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敵人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擇。

忠肅集卷七

奏議

劾程昉開漳河

臣伏見內臣程昉。犬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豫備。需索倉猝。迫于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稈草梢椿之外。又有差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餘萬。皆是逐州自管津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蘗等燒用。而昉等妄奏民間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士兵。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刈。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踐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于工役。無不悅喜。民夫既散。役兵尙衆。本路廂軍。剗刷都盡。諸處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驅迫州縣。凌侮官吏。仍乞于洺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攘。至于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爲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今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濫。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爲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爲現罷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朝。貪功倖

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肆慢。在于典憲。可誅無赦。若尙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工。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敝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徼倖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聞。

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

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視聽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寄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惟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司皆忠愼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誕謾輕易邀功狥私之論。則朝廷將受其罔。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爲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敍述果敢。其言藹如也。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爲孫村之說。欲使施工。今春了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于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爲非。其略曰。故道隄岸。盡已折去。靈平頹岸。深占河身。上下扼束。必爲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處回河事節。委實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輒爾上聞。欲以僥倖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爲可信。而過聽其計。豈不誤大事歟。夫臣子之分。建策進說。苟其志在陳獻利使。則後遂有當否。固無足深咎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爲朝廷所信。今日河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考見底裏。然後爲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選遣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鹵莽。恐得罪咎。故不待使者同行閱

禍之舉。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議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惟恭與誠。故書馬不足。故人有憂其譴死。上書不實。敕律明坐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於輕發妄作。非恭慎也。後之奏乃欲以奸計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絀。何以申明典憲。少戒欺謾。反覆奸僞之人。伏望指揮。正南公等罪狀。特賜竄謫。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貼黃

自頃歲以來。天下宦吏。習爲奸欺。以圖功賞。如淤田水利濬川迴河及邊鄙之事。皆罔上希進。雖試之無效。虛爲勞費。殘民害物。然終不曾坐罪。故南公等尚習故態。無所忌憚。欲起不可爲之大役於瘡痍之地。而復自爲反覆。侮玩朝廷。不可以不正其罪。庶幾有所懲也。

劾趙子幾

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縣人戶。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法不便。幷升起戶等。詣御史臺陳訴。臣尋曾具狀及上殿劄子。奏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知縣賈蕃在任日。代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爲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畿內人戶。幸以居近輦轂。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安敢言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其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汙劾之。人反怒縣官。意謂

不能禁遏。故攘撫他事。期寘於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爲戒。爭務拘民而禁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覩編敕節文。按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摘。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僚佐。又誘而鉤之於吏史。借令蕃有贓私耶。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爲者。子幾方以諂僞。怙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冀自以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違法以按吏。欲使畿內他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於朝廷爾。如蕃以司農牓內椿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牓內之數。此其爲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替後所按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爲蕃計也。如子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摘蕃事。乃今挾情違戾敕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劾范峋免應奉山陵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節文。據戶部狀。爲府界提點司合應副山陵用度。本司官范峋前後申奏異同。奉聖旨令御史根究曲直。尋據取會文案看詳。並係提點司虛妄理曲。已具狀奏聞去訖。臣恭惟山陵與作。朝

廷之大事中外臣庶莫不願窮心畢力以效萬一況今靈駕經歷七頓皆峴所部正其職事而本司明有應奉慈聖光獻山陵故事未遠峴乃輒敢推免妄引治平年財賦領於三司之事以爲辭省司數數移問索以舊例匿而不言巧文飾說一出欺誣及情見理屈方稱備員幾內不避狂僭乞行管認意以爲非己之事曲爲朝廷承乏云耳偃蹇自肆反覆不情忘先帝拔用不次之恩爲不義慢陛下崇奉大事之令爲不忠臣子之分峴敢如此伏望詳酌重行黜責以厲在位

劾蔡確不入宿

臣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於兩省及幕次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坐發引葬之大節故前夕羣臣宿于內者以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于攀慕不得安寢于其私也下逮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務而乃于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

貼黃

確如曾到禁門遇已鎖閉亦合立具因依奏入別稟處分不當公然便以不入宿爲是

劾論蔡確十罪

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爲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若

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愼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衆庶服。其功名事業昭于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臣。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爲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勘兩次。皆減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僚。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奸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僞。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

而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於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璡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奸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再劾蔡確

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亦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頌者。確皆鋪列條敍。以爲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舊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爲己之所

引罷去有司漁利剏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完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任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爲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於先朝而言之於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於上可也而敍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於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於今日此取容之計也敍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爲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爲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之謀也古之人進言知上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干名之議不知此則何足以爲大臣乎確無體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爲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逼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踧踖傴僂爲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露行行不平之氣爲臣如此不謂之大奸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之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爲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劾章惇

臣竊以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

韋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强輕肆作俳謔之語以凌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爲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夤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而淩轢諧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

劾賈昌衡

臣伏見敕令差兩浙轉運副使賈昌衡權三司戶部副使臣竊以昨者杭州明州守臣不公相繼犯法昌衡以轉運使至養二州之惡不能按舉朝廷削其一官降以爲副使以示懲責迺夤緣發運使以均輸留之於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中外有疑若以資任則奪官降差遣日月未久若以均輸爲有功則昨者漕入都下之物如糯米等至今滯積出易不行若以選擢人才不以次序則奉使弛職理財失計如昌衡才蓋可知矣所有今降差命伏請依昌衡所乞特行寢罷

劾沈希顏非法聚斂

臣伏見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昨於本路妄有興作非法聚斂已蒙聖旨委官究實事皆有狀未聞施行謹按希顏起於常調委以使指前日以不虔君命坐廢未幾先帝記擢復其職任不深惟補報大義乃欲

專以利事國。違法欺罔。誅求瑣屑。無所不至。冒昧祈進。老耄無恥。孤負任使。所宜放黜。以戒他路。臣竊慮朝廷尙以所按事狀下吏勘劾。虛爲煩擾。伏乞卽賜指揮。

貼黃

希顏於本路爲榷鹽之術。徒變舊法。而食鹽之人與商賈皆被其害。於公家殊無所利。至於果蔬日用之物。例增征算。雖屠販之事。皆不屑爲之。中外具知。伏乞速賜施行。

劾呂惠卿

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發政行令。而無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爲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于人者誅。蓋自古失御臣之道。使其凌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由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埸。勿令搔擾。命令旣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內面。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敕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爲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寨。疆臣戰沒。士卒陷亡。臣以爲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購怨於夏。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敕。擅出師徒。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卽位。銜恤愼始。故上循祖宗以來踐阼

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體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鎭方面。乃敢用貪功倖進之志。爲此亂階。大違棄制詔。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倖功賞。爲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域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倖於匈奴。故建馬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於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蓋古之御人。愼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於擅命也。被新詔後敕。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令。爲强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迹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爲奸雄之戒。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劾韓縝

竊以聖人於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廓然傷之。以謂己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之。夫以人君之勢。其

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共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有法而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以致之也而已爲祖宗之所不容又況專殺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指揮使傅勍持燭侍縝入於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於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勍而縝輒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爲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朝廷數數有體量之旨至於今數月矣臣竊以縝之與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陛下之臣也勍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寘有司閱實而斃之今乃肆一時忿怒捽首鞭背非理踰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乘恚蔑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尙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誰不爲力使孤子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於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來頗聲縝寃韶昨以邊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奸利相市意在報縝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寃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爲人父母之意況縝所至暴戾肆爲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隅未靖不重縝責不伸勍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勍黃隱

臣伏以國之教化出於學校學之廢興蓋由師長故聖人旣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德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愼其選任而仁宗慶歷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

介實爲之首育材之效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政令惟考校課試遷補職掌最繫勸奬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致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未立詞說出牓以示衆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奬進浮薄故使學衆不伏怨猜洶洶至有騰爲嘲謗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爲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取進止

貼黃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議說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爾妄意迎合傅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以一風俗

乞不候結案行遣吳居厚

臣伏見前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呂孝廉昨於本路科斂掊刻違法害民朝廷罷逐其職任按正其事及今

半年尙未結絕。風聞勘司方於本路州縣遍行取索。居厚等到任以來。逐件與置。伏緣事在累年。案牘不一。檢討齎送。重爲煩擾。謹按居厚孝廉奉使無狀。不爲陛下愛惜百姓。專以朘削爲事。剝下罔上。意在徼倖市進。民不堪命。愁怨以目。自聖明照知二人去任。一方始有更生之意。其罪惡亦已暴著。四方莫不知戾。今叢治節次方爲此徐徐。使外疑惑。誠恐所司有所顧望。欲乞速賜指揮。不須更候完結。徒爲追擾。據已體量到罪狀。重行竄黜。以明典憲。以謝疲氓。以戒曉諸路。使知二人不法聚斂。非朝廷本意。

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

伏見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員外郎序辰。昨日以鹽事奉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賣額。州縣畏懼承望。皆出配抑。使人陷罪破產。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按正其事。如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論列。以飾非文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衆人莫不指議。臣誠恐周輔等懷患失之意。或致別爲經營。以圖倖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現任職事。各令補外。候察治到事狀別聽旨。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賈逵謚武恪謚議

賈逵少以氣略雄毅聞。及服事邊圉。周旋兵間。料敵致命。嘗爲士卒先。故所至數有功。皇祐中。智高擾南鄙。狄青表逵從行。歸仁之戰。青令於軍曰。有輒動者斬。及前將孫節覆於賊。逵度賊必將乘勝薄我。而視地形有使利可據者。卽不待令。引所部疾趨之。甫成列。賊果至。因得乘高鼓譟大呼。馳擊逐之。遂潰其衆。焚城以遁。方此之時。非逵應機達變。不以全軀保私爲計。則勝負殆未可決也。至於築堡河外。以居蕃戶。

使免西人之所驅掠。置軍壁於鄜延。以蔽二城。杜絕寇兵臨瞰之患。在泰州及幷代。多提輕兵游察境上。地雖險絕。人罕至者。亦必深造之。或召羌族與之較射藝。執其酋領。使還所掠得邊民數千人。釋而歸之。以故戎人懾服。疆埸以安。大抵其所施爲。出於忠義果敢奮決。雖有浮言流議。一不以自卹。其周扈王室。典治禁旅。嚴而不苛。寬而不弛。使軍士懷上而畏己之持法。出入二十年。無纖毫過失。寵祿倚任。克有始終。夫謐者所以公善惡之實也。按逵之居邊也。遇事輒奮。果於有爲。時或脫棄拘攣。務以建立事功。至在近衞。則恂恂謹密。舉蹈繩檢。外內異迹。若非一人所爲者。蓋亦可謂之勝任矣。謚之濛有奮其威勇曰武。謹居官次曰恪。節惠考行。伏請謚武恪。

張康節謚議

公德厚而政易簡。業隆而心恭愼。不匱於惠下。不亢於履高。夫惟簡也。所以爲不匱。愼也。所以爲不亢。公之治郡若縣。凡十有一。寬而信。敏而靖。與民之所同欲。而去民之所同害。所至有政。民愛之若父母。密州續用尤大較著。遭歲凶饉。哺活流餓二十餘萬。在朝廷侃侃正色。其所建明。多國之大事。如誡寵倖。擊奸權。申誣罔者。其危言正論。今落落具在也。仁宗立嗣。秉公力啓。自爲御史丞雜以及大位。益三請之卒至天子感悟。定策受遺。遂預有功焉。凡皆志立而後發。慮定而後蹈。以忠報爲守。不卹身利害。故多得其言。至於周旋二府。不爲勢焰門無苞苴。客無私謁。不以富貴異廉儉之舊。不以寵利嬰清方之介。脫榮名。享眉壽。其於成物行己。終始出處。可以爲無愧者矣。謚濛安樂撫民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以公之行。合之濛

而參之公議。於是爲稱請謚曰康節。

忠肅集卷八

啓

謝免省啓

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於桂籍行待問於楓庭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於學本以取人君子修善於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能言必其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固莫非六卿時書季考之多士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爲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於末流以六藝爲繁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爲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恢列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者中年之考迺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尋常復試之於倉猝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觶之再三僅有存者故目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纘承雖有求者累年於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

之大成。如某者智不適時。學方爲己。徒以雙親孝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與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斐文。言實工於前時。名亦玷於異等。知其非倖。許以從新。方虞再鼓而衰。甘爲殿後。不謂適矢復沓。優入彀中。退慙毀瓦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官。頃膺明命。兩董學宮。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於衆人。雖華塗淫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於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緊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備收錄。力探聖賢之閫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薦啓二首

過賜寵嘉。特形外舉。自反而視。內媿以兢。惟本朝任官之公。得君子舉類之法。然取之頗泛濫而不審。故進者亦叅至而叢來。銓選困於平衡。眞僞揉於一律。今之議論舉患才能之不多。考其源流。豈非法制之甚弊。是故近歲之講計。增損舊令而改爲。內之貴仕。凡文武之人。悉止其歲貢。外之使者。與守相之薦。均殺其常員。向舉以親民者。且俾之從軍。近所謂監郡者。皆不得應令。雖未足大淸乎多士。亦庶幾少制其末流。顧進退之尤艱。亦知人之豈易。伏況刺數千里之部。察十二州之官。人人飭修。家家廉茂。就而求者。當以褒然。某昏愚之人。孤孑以仕。講學不足以瀕道德之畛。爲文不足以望述作之藩。曩常有志於斯民。今已無異於羣衆。日思投劾以自去。慮煩汰礫之不容。伏遇某官以經術謨明。嘗盡心於御史。以忠恕簡

重今握節於外臺如陵善養而材無不包下車未幾而聽有所過喜爲李君御悵龍門之未登請從郭隗先雖馬骨而猶市是爲不德之德應於無求之求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窮不失義進無尸官庶期終身無辱高誼

向者誤采孱愚特形慰薦惕然自視愧以無容某支離之人孤孑以仕學問不足以立己才智不足以合人比遭休明嘗備任使器非大受進曷補於涓埃恩勸後來退猶逃於鈇質省非無益竊食更優會諸公之有容垂三歲以自庇深惟過幸常已厚顏敢謂某官以清通簡重之政而綏安一方以公明樂易之德而鎭慰羣下乃茲不肖上辱一言舉不使知仰古風之猶在恩無所謝愧士禮之已隳敢不云云

謝館職啓

禁林課試辱奏等之不遺册府備員荷詔恩之均補名浮其實寵至爲憂竊惟古今建邦率以經籍求治蓋君臣父子之大本而禮樂教化之所興故建府以寶藏且命官而典正漢之石渠天祿別夫中經唐之麗正崇文校夫四部國家之盛祖宗以來大闢儒館而聚蒐藝文樂養人材而增置員品上繇番直下底校讎小言之則訂正國籍文字之異同大言之則預聞朝廷政事之論議雖清流之可貴亦任責之豈輕故國之用人非以榮之而將以考其實士而居職非以慕之而求以稱其官某也寒生出於下國讀書薄聞乎大道修辭有媿於古人性愚不能以頡頏材樗不可以鐫刻出慕斗粟蓋有爲貧其猶雙鳧曾無所補兩河試邑北楚從軍顧常懷功名之心頗亦究義命之說踽踽自守無意於舍龜倀倀何從僅同夫卽

鹿恭惟治平之特詔並命四輔之大臣俾類求於能儒將器養於文館顧惟一介之在遠乃辱諸公之爲言神聖嗣天都俞繼志所舉二十人者無一遐遺不越四三年間以次召進惟時江湖之賤起預鴛鴻之游鼇禁景長玉堂春晚地近清切方塵覩之坐驚事非故常忽天題之拜賜求之以農桑爲政之論策之以治亂歷代之原劉賁忠嘉雖不避誅夷於斧鉞仲舒淺陋而不能別白於文章僅足成言曷副垂聽聞一知十良謝於該通書等入三誤膺於題品奏篇待罪晝可湛恩幾汰礫之不容偶續貂之有取深惟孤進何補斯文雖俗吏服勞一紀始書於六攷然選人入館本朝不過於數公足爲幸榮良有前地斯蓋某官登翊聖治額求俊心高誼有加士以爲權鑑一言所掖國以爲耆龜如薦清廟而雜用庶羞如成大裘而畢收衆腋致茲孱訥曲冒寵靈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退不失義進無尸官仰酬覆燾之私次答陶鈞之施

謝文太師張宮保韓大資范相公啓

奉備制書延登宰席循牆以避雖極於深辭反汗爲難終成於虛授此蓋某官至仁成物盛德憲朝服膺善人之心能舉其類推轂天下之士先爲之容常愛忘其弗堪俾馴致於此地據非所稱凜不自安師仰高風庶立懦夫之志瞻馳材館莫陪下客之游徒感愧之在誠欲名言而莫得

謝轉官啓

祇應寵命積愧恩榮伏念某諸生陋儒四海孤進學徒知於適道才不足以趨時試邑冀方曾微善狀從

軍楚北。益乏能名。漫浪逾夫十年。日月累夫六攷。仰緊造化。獲保寒微。比投銓攷之書。以就敍遷之課。中緣詔試。擢預俊遊。書林未久乎對讎。吏部爲言其功狀。特蠲常制。就錫寵名。佐述史於蘭臺。仍校經於儒觀。皆所謂文章之選。夫豈宜疏野之人。此蓋某官弼成治猷。敷引士類。繩墨一正。材各入於輪轅。雨露所施。物不遺於蕭艾。致茲愚品。冒進官聯。敢不益修厥身。仰奉高誼。

滑州到任謝政府啓

比承詔札。猥賜守符。驅馬過家。懷章入部。以才能之素薄。當責任之匪輕。惟感與憂。俾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奇。每遭選掄。祇速罪戾。免官歸里。滿歲奉朝。豈謂聖主推匿瑕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屬補郡之多故。使假守以備員。當殘廢不完之餘。況事工方造之始。大非守拙所克堪。承此蓋某官因能任才。爲國造士。不遺一介之賤。兼聽百官之成。儒者遲緩養名。願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己知。且避官謗。

辭免右丞上政府啓

非常之恩。內省而懼。竊以廟堂之任。世所具瞻。丞轄之官。今爲執政。擢寘此位。詎容匪才。某學不高明。識惟淺闇。幸遭盛治。稍玷近班。雖殫千慮之愚。無有萬分之補。日虞汰斥。敢意超踰。名忽假人。驚如墜谷。方嗣聖之求助。適諸公之在朝。聚精會神。同德協志。固已副仰成而治矣。奚取於不肖而參之。屢貢懇辭。未聞可報。伏遇某官朝家之柱石。國論之蓍龜。願借一言。仰達天高之聽。庶回誤寵。使逃器滿之傾。

除右丞謝政府啓

比者誤被制檢。進丞中臺。名器假人。循牆而草避。負乘致寇。反己以爲憂。矧惟省轄之官。實預政機之論。用人當否。繫國重輕。而某所稟尋常。逢辰教育。悵古人之不作。慕直道之可行。漫歷歲年。何裨任使。執法憲府。愧繩愆糾繆之風。侍經帝闈。無引古諷今之益。方期汰斥。乃此超踰。斯蓋伏遇某官謀謨信於朝廷。德義明於天下。蚤嘗借論。樂於成人。顧爲馬而一言。以倍其價。器蟠木於萬乘。先爲之容。遂致孱愚。叨塵光寵。愧感之厚。豈易布宣。

除左丞答謝外路啓

蒙被恩書。進遷位序。辭不獲命。方深非據之憂。德在成人。特枉相先之慶。內惟涼薄。仰識謙隆。媿荷之懷。敷陳莫罄。

除中書侍郎答謝外路啓

左綱承乏。方俟於黜幽。右省躋榮。復叨於遷次。惕以自視。愧無所容。此蓋某官有德以成於人。引重而爲之地。致茲懦品。玷冒寵光。方具私書。遽詒榮問。感慙不敏。紬繹莫窮。

除門下侍郎答謝外路啓

發政四省。無補於毫分。出令東臺。復遷於位敘。辭不獲命。榮以爲憂。此蓋某官引類惟公。成人以德。務匿瑕而借論。常推轂以爲容。致此衰孱。益叨進寵。方裁誠以通悃。蒙貽問之見先。愧懼之深。敷敍難罄。

除尙書右僕射回謝外路啓

奉膺制命延寘宰司恭極循牆雖自量而懇避令難反汗終虛授而冒居愧不遑安凜無所措此蓋某官至誠與善盛德成人左右以容器輪囷於有用吹揚維力致糠粃之居前上何以塞厚恩重責之所加下無以慰多士大夫之所望深惟兢愧啓處不遑

鄆州到任謝政府啓

祇膺中詔許錫左符寬尸素之大呵釋顚危之重負開職禁殿相居便藩喬木故存未覺去家之久先楸所在更諧上冢之私獲此叨榮過於自擇實二聖矜憐而善貸亦諸公輔道而曲成遵職之初撫心增感重念疏愚之跡方依陶冶之私屬歲序之沍寒望門闌而日遠仰祈保衞少副願言

答文太師乞政啓

薦上囊封懇還公紱方睿眷之增厚宜中懷之莫伸雅詔弗俞羣言允協某官文武具德廟朝宗工風烈愴乎華夷勳勞光於旂鼎方雍容師席以鎭天下之望而逍遙達觀以慕聖人之淸蓋唐室尊賢裴令常爲之輕重姬王貴老周公不去於朝廷願迴遺榮知止之心少副尙齒貪賢之願敢期謙德過賜函書徒敬服於高風念難施於末議感慙之臆敷敍莫窮

上歐陽觀文啓

一間門墉屢環歲筦泰階輔政徒望於昭回大鈞運和陰煩於造化未嘗輒通於懇款蓋虞自犯於僭踰

恭審被命制函均勞方國仰旌車之甫舍宅僭祉以日蕃某官學茹古今才張幽渺當今名世孟氏自推於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泰紫闥步虹蜺飛光先諸老以告猷倡斯文而還古憂勤許國之志慷慨得君之忠公府勳勞歌詠於四海賢人事業效見於三朝注意方安露章懇謝秩文昌之正位職祕殿之隆名假息南邦行奉袞衣之賜歸來東土永諧霖雨之求某賦職遐方瞻風前屏春餘氣潤淮服地清更冀云云

賀富丞相啓

奉被制書冠居台席聖志先定發於大明天下傾心仰夫舊德休命所及歡誦舉同某官國家宗工文武元老贊襄而陳九德皋陶夙惠於帝謨以道而覺斯民伊尹素爲之己任望鎮四裔而不敢侮勳載二府而皆可歌緝熙百工康保萬物向假藩而得謝比均佚以彌年曰咨多故之時爰即來朝之詔袞衣既襲有光東土之歸巖石所瞻尊據上公之宰宗廟增重泰階以平致君堯舜而賡載乎明良如古房杜而無媿乎禮樂旂常有紀天地無窮某自惟寒微久在陶冶（案）此下原本缺。

答北京韓相公乞致政啓

薦上囊封懇還公紱屬眷懷之方厚宜沖志之莫伸雅詔弗俞公言允協某官出處安乎一德勳勞被於四朝正期袞繡之還亟有軒裳之厭雖心知止足欲退慕聖人之清而國有典型其孰如天下之老顧回達人遺榮之尚以副明主貪賢之勤特辱函書備形謙德雖高明之是仰愧末議之何施

賀鄆州李太尉啓

拜恩北闕易地東藩戎旃十乘之容甫聞弭節鈐閣數人之衛已樂輕裘寵簡上心歡符士論緬惟鎭撫之裕休有福祥之歸某官剛厚稟中輝光燭外旂常有紀功懋於姬庭親賢並隆德毗於漢室均佚勞於右輔統連帥於東方淸照兼資長城是倚琱戈金鉞方重專征之權淑旂綏章行光入覲之錫某里族單陋材性朴疏惟是鄉楸之微實居台曜之庇眷言天幸獲陶沐於至仁尙以州符阻趨承於前扆更祈上爲廟社下庇兵民

答北京馮太尉啓

賜節東吳偃藩全魏已下車而涓日初開府以臨民溽暑方煩福基增厚某官粹和淸敏惇大靖深輔政三階休烈銘於宗廟宣勞四國膏澤下於生民爲時重輕以道出處乃眷北門之鎭曰咨舊德之賢上將用儒盛齋壇之尊寵離宮有守付留鑰之謹嚴國依長城人瞻巖石佇被繡裳之錫弗容煖席之休方具慶儀首承榮問感仰之素布敍莫窮

答馮太尉免新命啓

薦上囊封懇辭帥節方容懷之所注宜沖尙之莫伸某官學深天人德備文武出處不渝乎一節勳勞先被於四朝惟皇思賢乃眷圖舊倚以北門之留鑰建以南國之將旄詔號有孚師言已穆願迴持謙難進之志少副注意分憂之咨乃杜珍函過垂敦諭惟高風之是仰念輕議之何施感服之心敷敍安究

答北京馮太尉啓

報成美政孚號大廷就更西鎮之旄仍付北宮之鑰上恩協稱歡議率同某官德在四朝功高羣辟人思衰繡期政路之調元國倚翰垣尚璽書之增秩忽貽榮教具示沖懷願亟拜於恩輝庶仰符於眷委感仰之素敷敍莫殫

答郭太傅謝宮觀啓

懇上左符榮膺中詔宸宮列將莫若上衞之崇琳觀奉眞實重養賢之地某官學深文武功在廟堂夷夏想聞其高風出處不違乎大義殊庭謁款聊適於曠懷召節走趨佇光於圖舊豈其謙厚特枉緘封感愧之懷敍陳莫悉

賀胡少師啓

懇還公紱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崇榮尊國老之重清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鎭浮天下無始終之議仰大臣之達觀均四海以載驩某官統概蹈中靈襟秉哲誠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開符覽德輝而薦祉泰紫闥步虹蜺飛光正議鴻詞倡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勳烈被於三朝忠勞篤乎四紀爛焉鄉錦仕孰樂於過家確乎囊封禮弗容於賜几沖和天爵鎭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游乎親賓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遙賢者之樂拱揖聖人之清憲而不煩方典型之所在浩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窮某材稟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先子識寶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於慶閥迨茲勉

強以就仕屢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倍都人之慶形於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

賀王參政啓

奉被詔恩進陪政論大臣重國畀自聖人之明賢者得君慰夫天下之望陶鈞所迨歌誦同辭某官業履大醇煇光外燭非今儒者尋常之學有古君子久大之儲言行弗渝求聖賢而允蹈進退有裕適義命之所安禁中甫告於嘉猷天子頗嗟夫見晚故進處四輔而非有左右之助度越諸老而不聞先後之言昔之爲國者嘗患賢之不同時士欲致主者或嗟才之不見用深惟求治之日復此逢辰之亨明良一時社稷盛福某預聞休命屬在遠方莫遂龍門之登願爲燕廈之賀

問候河陽李資政啓

懇謝繁機均勞近扉瞻言旌旆悵遠於風徽畏是簡書阻伸於郊餞傾依之戀紬繹難窮

上政府啓

食浮之久曾何補於涓埃材散而蟠徒陰煩於造化去達台屏淹革歲箭伏惟平運萬機贊襄九德天相炎歷日擁太和某官誠格天機德符坤厚馴二府之注意迪宗工之大猷稱百官而鎮四夷平三階而遂萬姓發忠定策國倚泰山之安熙載亮工民陶元氣之運憂勞逾乎二紀功業被於三朝盟府藏勳方茂皇天之業中書有攷永光巖石之瞻某材非敏明志已衰竭駑馬十駕知致遠之已艱鷦鷯一枝祈庇身之有地

迎中書侍郎啓

祇事西陵。言旋北闕。適冒風霜之候。宜多車馬之勞。卽遂瞻承。預深欣慰。

上中書呂侍郎奉安神御啓

恭扈威神。往臨原廟。謹輿仗侍承之職。御風霜偃薄之勞。仰冀保頤。以符瞻系。

問候中書侍郎啓

奉軒后之威容。卽漢陵之別廟。扈從於邁夙夜載勤。方冬序之始嚴。惟福基之增厚。益祈保衞。以副瞻馳。

賀呂樞密啓

祇膺掄檢。進貳幾廷。聖賢同時。朝野胥慶。某官元精毓粹。名世應期。挺特千載之英。危壓四方之雋。自結明主。雅意本朝。鎭靖西州。眷倚長城之固。經綸北省。仰資大計之煩。上方纂緒先猷。急圖極治。顧軍師之重柄。繫宗社之大謀。權出幾微。地居宥密。參議乃事。誠難其人。惟公勳閥之高。爲國老成之選。注意所在。具瞻已歸。行傳內魏之聲。卽慶韋平之拜。

賀宋舍人啓

奉膺詔制。榮步掖垣。賢能進升。遠近欽悅。國家號令。上應於五星。朝廷文章。遠同於三代。王言至重。國論所關。奉之以媲夫絲綸。施之以示乎戒福。誓敕軍旅而齊其勇。誥命四方而等其功。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職重而淸。地高而近。精求文學之老。能達訓詞之深。發揮帝謨。如開

日月之照。鼓舞神化。以肅雷霆之威。惟今得人。與古同盛。某官言高壇宇。道濬淵源。研摩六藝之歸。博極九流之要。校文册府。克家素重於劉歆。視草禁塗。繼世雅同於賈至。實聖賢之盛際。增臺省之榮光。典贍應機。宜有五王之册。清修素履。早探二酉之韞。欽聞寵章。曷勝歡誦。

答韓左丞免新命啓

伏承詔綍。進總臺綱。四輔得人。多士相慶。某官高才應世。一節承家。論議有經。推丙侯之寬大。險阻不撓。抱胡公之中庸。亶世德之逢辰。偉聖朝之求輔。遂膺帝簡。入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願亟承於渙渥。庶仰副於虛懷。感頌之深。敷宣罔悉。

答蘇左丞免新命啓

側承明詔。登用舊儒。四輔得人。多士交慶。某官治行高妙。誼蘊粹深。蚤以繼世秉人之能。蔚有先生長者之望。白首一節。清明四朝。士心所居。上簡攸在。玉堂典誥。極將明之功。幃幄侍經。多道義之益。肆疇賢譽。來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願即承於渙澤。庸仰副於虛懷。

答胡右丞新命啓

光被詔綸。入司臺轄。寵章誕布。歡議率同。某官學足以洞先王之微。知足以經當世之務。心兩忘於出處。節一致乎險夷。時然後言。天下服其忠諒。義形於色。朝廷爲之尊嚴。果奉眷圖。進承幾政。士相爲慶。民用具瞻。惟聖主得賢。方側聽諸生之頌。而君子難進。尚未承三揖之求。特辱誨音。具形沖尚。願亟膺於渙渥。

庶上副於虛懷。

答王右丞免新命啓

丕承帝簡。參秉國均。成命式頒。輿情交慶。某官德業致位。方正立朝。文爲儒者之宗。望出廷臣之右。周旋國器。揚歷禁途。京兆攸功。德威夙著。文昌典政。績用有成。果膺綸綍之音。入拜丞疑之任。至公所屬。枚卜已從。佇觀久業之施。以副具瞻之意。豈期沖旨。特示巽詞。願即拜於寵章。庶上符於睿眷。其於感服。紬繹奚殫。

答陳州傅待制啓

拜職延閣。請符近藩。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某官誼蘊閎博。德名光華。弗渝之誠。貫於金石。後凋之操。見於雪霜。以奧學侍經幃。以大節專憲席。國所倚以立邪正之辨。士所賴以識是非之歸。凜然清明。無所吐茹。出處有道。佚勞斯均。即被鋒車之還。豈容坐席之煖。敢期謙眷。特枉誨函。

答河北都運顧待制啓

陞華延閣。杖節北陲。涓日之剛。下車云始。方暑序之煩鬱。惟福基之靖康。某官學誼本經。文華貫道。險夷一致。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輟東臺之獻納。付朔部之澄清。行以節趨。豈容席煖。方斯誠懇。遽辱貽書。感仰之懷。敷敍安究。

答永興李待制啓

被寵制書陞華延閣兼提請詔就帥全秦某官學通古今材適正變名實高於士論術業著於吏師以從官之嚴盡護諸將以元戎之重外總十連坐收靜勝之功行被節趨之召下車云始膝翰見詒慶仰之深布宣難悉

答江寧蔡待制到任啓

更賜左符徙臨近扉涓辰受事視履介祥某官望重士林學優聖域禁塗陟降日告於嘉猷南國蕃宣勤敷於惠政茲惟易地益便均勞恐席煖之未遑以節趨而來起豈圖謙德遠貺書音慶感之深布敍奚究

忠肅集卷九

啓

回鄭學士啓

試可榮庭進明儒館伏惟慶慰某官樂道深造修辭大醅覽皇德之光輝收士科之高妙儒雅政事羽儀朝閨惟蓬萊幽祕之廬蓋賢傑萃升之地尚書給劄獨善於奏篇廣內校文寵躋於華貫盛茲得士實繫斯文雅意不遺嘉音爲貺顧馳誠之獨後荷推禮以見先云云

回孫學士啓

賜命帝庭升華册府郵音遠布士列榮觀某官識貫天元才爲國器文章純簡雅得聖賢之歸議論深閎能通古今之變洪惟上德崇右道眞垂精藝文留意儒館專賞不勒乎金幣遺編具積於邱山嘗謂久於寶藏慮或魚蠹以簡編之脫爛則義理不屬以文字之重複則句讀可疑務得人而删修將垂世於永久登用豪傑整齊缺訛鉛槧功施是非堅定劉歆經術總七略以諭人班固史才別九流而原道寵遷廣內位正清塗逖聞休命之行增喜賢才之進

賀鄭內翰啓

拜命輔軒。躋榮寵禁。仰聖賢之盛際。發中外之歡言。某官性德淵靈。文章英發。當今名世。孟子自信於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忱明足以御萬變。恬靖可以敦薄夫。氣莊而仁。有古大臣之體。節安乎義。非今進者之心。仰聖旦之右文。的玉堂而宅俊。職備顧問。地親禁嚴。陟降夙夜。以奉乎清光。言語學術。以謀乎密命。惟時授受。繫國重輕。亶惟天下之才。增大朝廷之任。五直一儆。方視草於鑾扉。泰階六符。期亮工於天秩。斯文所主。於道大光。某椎然賤生。晚出門下。菁莪長育。常費阿陵之仁。大廈穹隆。不無燕雀之賀。坐糜吏狀。跡遠台廷。

答計內翰啓

被恩宸檢。入直禁林。朝盛得賢。士相爲慶。某官誼蘊通博。文章秀醖。出處有古人之風。勤勞得多士之譽。簪筆持橐。豈惟求論思夙夜之功。論道經邦。遂將副左右弼諧之託。無緣慶謁。特辱誨函。感頌之私。數敍難罄。

回趙內翰啓

榮趨使節。召直禁林。進德則朝廷尊。大孚於上議。承家以儒學顯。尤重於世官。某官文章秀醖。誼蘊浩博。立朝方格。得多士之望。以道出處。有古人之風。潤色論思。豈獨求語言之妙。弼諧左右。遂將膺公輔之圖。枉飛蓋以見臨。辱緘牋而申貺。寵綏無似。感佩難名。

賀崔直講啓

已奉恩書。入趨召命。得人之盛。有光朝廷。逢辰之亨。下勸士類。某官敏識好古。純履蹈中。學誼造夫經綸。文章底乎述作。綽然廣譽之弗願。而有大臣之爲言。幕府賓筵。階榮於賢路。廣文師席。傳暢乎道眞。出處是宜。名寵相得。不遺遐外。見枉緘縢。佩風誼之相先。極懦衷而增愧。

上揚州王密諫啓

近赴山城。獲趨藩府。籍龍門出入之舊。拜台曜煌煌之文。未遺疏愚。見遇優厚。嘗枉事而臨寵。繼加豆以從容。銜德重深。以心銘鏤。竭來敝邑。恭承簿領之初。託在下風。有意光休之被。矧敝封之密邇。繫帥節之統總。炎序方蒸。福基增厚。某官傑然望實。華於盛明。文章天下之宗。道德禁中之老。十連有帥。聊故國以均勞。四輔爲鄰。竚嘉猷之入告。更冀爲國自重。副人所望。

賀馬諫議啓

被恩宸詔。進職諫廷。寵簡上心。歡符士論。某官清通迪哲。儒雅蹈方。覽盛德之光輝。進由直道。奮大賢之事業。見於四方。惟時諫諍之員。上繫國家之體。樊侯將明於周德。望之謇諤於漢廷。人物之難。古今爲重。惟高誼之甚盛。協寵明之所歸。臣有七人。寧久外臺之寄。召以三節。竚陪近輔之鄰。方具私書。先煩教幅。云云。

問候長沙燕諫議啓

越去台垣。洊更歲筦。瑣然羇賤。困南北之無歸。仰止光塵。徒昭回之在望。比審輟班漢省。分節楚都。下車

逾時已洽宣於治效臥閣緩帶惟日擁於天祥某官質方而清樂易以正善行足以帥世恬節可以鎭浮山甫將明內裨於衮職望之謇諤世補於郡條國優宗工士望元老南邦是式雖樂於均勞小遂有求方隆於舊德行趨召節入輔大猷某早以無庸獲出門下方賤官之有守叩前扉以無階伏冀云云

問候唐殿中丞啓

輟從憲臺分符藩治下車周月視事協辰獲藉餘光之依實深私懇之附惟始夏之淸暑仰休履之攸祥某官奮覽德輝出華王國以富文典學羽儀於朝閨以純概大忠擢倚於御史論議聳聞於天下剛方能世其家風故事避親聊貳方州之治淸衷思治行膺召節之還某椎然孤生且出門下雖登龍之願未獲賤私而賀廈之心幸依鄰庇

答西京留守啓

申畫郊圻地隆於京邑保釐宮綸禮重於居留某官勳績著於本朝威聲憺乎殊俗賢輔繼世克有扶陽之風德化同時復居大馮之後使節戾止民謠藹然行且詠衮衣之歸於以增巖石之重方修慶牘首祝華緘荷德意之相先撫愚衷而增抃

答西京留守到任啓

奉祓申檢保釐西郊涓辰之剛視政茲始伏惟慶慰某官功施宗廟澤被生民方注意於太平俄均勞於近輔上眷東洛地嚴別都守橋寢之山川謹漢宮之筦鑰非夫勳德之重曷稱居留之崇方厚顧懷行膺

召拜。傾頌之懇。布敍難周。

答外州前宰執啓

拜恩中檢。移節名邦。亦旣下車。云初開府。方暑時之蒸鬱。惟福履之淸嘉。某官德被華夷。功施廟社。上之泰階平而六氣正。下之萬物遂而四民康。比偃息以均勞。繼盤桓而易地。恩隆於義。周公之過親親。時止而安。孟子之心綽綽。日佇袞裳之眷。來還鈞軸之尊。永紹斯人。益究遠業。方裁誠而修問。蒙過顧而貽書。感仰之懷。敷陳難喻。

答永興安撫啓二首

分閫偃藩。下車開府。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唐以宰相臨戎。總護諸將。某官變通而裁以義。剛厚而本乎仁。賢業著於三階。膏澤加於四海。出處以道。逸勞是均。金鉞專征。聊寬於西顧。繡裳入署。卽處於東歸。益峻具瞻。永紹全盛。方裁愚訥。首枉誨函。感仰之深。敍陳莫盡。

論本朝屏翰之勢。莫重關中。推元帥統馭之才。誰出公右。某官厚德世矩。高文國華。勳勞昔著於秉均。風烈今高於分閫。撰辰開府。閫境嚮風。雖上無西顧之憂。而人有東歸之詠。方圖修問。首沐貺音。佩荷之誠。布宣難究。

回運使趙司業啓

輟自成均。按臨東夏。凡居庇賴。孰不欣瞻。某官風節著於南臺。名實高於東觀。虞庠教育。樂於得才。漢節

觀風慨然攬轡皇華在望黎庶傾瞻欣忭之私敍陳莫盡

賀吳省副啓

奉膺恩檢榮貳計廷伏惟慶慰某官業蘊端閎風徽敏裕唐學士之清選望重士林漢使者之觀風才高課等惟時司會之府實制中邦之財謝度虛盈聊煩於鉤畫弼諧侍從行賴於謨明慶頌方深音封首及良荷相先之顧第增不敏之慙

問候宣州宋少卿啓

報政中宸解符大國秉圭入覲趨節還臺久叨鄰庶之餘深極歡誠之附某官民物先覺國家宗工忱明之才素高於吏表清重之德雅鎭於世浮三年小謝之邦雙闕子牟之志治有異等奏於計書入補三公行光於故事某限茲云云

開封府迎國信使啓

奉將聘節來會慶辰涉春夏之清和勤川涂之跋歷茂惟嘉祉休有善祥聖德開誠時紀露囊之節寶鄰修睦歲瞻軺傳之華首夏在辰修途久御伏承飛蓋已次近畿深惟徒御之勤小展餼羞之勞伏審慶禮迄成歸轅載御居官有守出祖無從已具菲儀庶伸餞禮

上張安道啓

過聽庸虛特有論薦褒辭浮實媿汗盜顏某官文武宗工廟朝大老謀猷本正深簡於清衷出處惟時不

渝於直道。生民所望。以惠綏而康保。君子所恃。以宗主而依歸。繫時安危。同上心德。夫人而立於世也。其重如此。則士之出其門者。將誰爲宜。如某性資滯冥。學術淺陋。不爲枉尺。雖緬慕於古人。未可與權。故難諧於世用。比從謫籍。復被恩書。俾脫跡於荒遐。獲備員於左右。區區自效。願竭於斗筲。泛泛無裨。終同於鳧鴈。矧以憂患孤危之跡。立於得失利害之途。非由藏垢之深。安得庇身之久。永惟過幸已不自勝。敢謂高明而有容。忠恕以行道。察其所履。未至於小人之歸。疑有可收。遽屈以國士之遇。欲使孤進。辱借一言。馬骨本駑。顧眄以倍其價。鐘聲既啞。調審以發其音。敢不迪忠清之方。愼義利之嚮。退不失志。進無尸官。

上蘇子容啓

某罪戾之跡。沈廢已甘。誤蒙國恩。既還其職任。又得門下以爲之依歸。內自省循。曷勝感幸。某性學中下。材資闊疏。早游書林。旋備憲府。不佞薄聞於大道。竊思有補於斯民。無益聖辰。自投謫籍。官趨三楚。地近五谿。冒險風波。幾於萬里。庇身筐庫。及此四年。敢與去國之嗟。但積素餐之愧。豈期霈宥。不遂棄遺。某官道德深造。文章大醇。非今儒者尋常之爲。有古君子遠大之識。周旋獨立。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輟承明之近直。保留鑰之別都。泰然忘勞。恬以臥治。念昔龍門之峻。蓋嘗許登於今。燕廈之成。敢無自賀。

上王潭啓

一睽門坂。幾易歲元。奉緘縢之私。曠時而禮不講。懷通德之重。愈久而心益勤。律中春陽。氣暄澤國。茂惟

福履之相休有天祺之繁某官明敏中和淵忱莊厚善政師乎當世高行鎮夫末流頹水再來有次公之寬惠南邦是式如申伯之蕃宣久矣佚勞之均隱然中外之望某忝恩中檢貳計外臺望大國之匪賒冀餘光之可託良深幸會尚遠參依

書

謝舉薦書

伏蒙知聽之誤辱賜慰薦自視愚陋感媿曷已某聞古聖人如堯者以知人爲難當二帝時其民淳以直機僞不作其內外厭然如一以堯之聖哲而其民且若是宜若易知然也其猶曰難者豈堯不以知人自任歟世降三代士尙名譽乃始矯性徇物申僞情立奇節以求聞於天下浸淫習俗靡然以至今今天下教化益不行士生不知禮義榮辱之大分日益惕迫於外物而失其性命之守作於外者或不可求之於其中見於頃者或不可覆之於其久出彼入此以奇合正欲左而右求白問黑傴僂而希合似和拒閉而爲我似介默然而無能似德皎然而屬物似才風俗世變君子日少世之職在進退士者頗不敢以風鑒自任時時援堯以藉其口而國家之意亦不以聖人所難者求人於必能故官人保任之法無大賞罰惟受賕者同坐舍是一切不卹嗚呼人遂不可知歟夫大人君子能養諸己故有以待於外明吾之性以觀人充吾之誠以知類物來而應情至而格以一迎萬以虛觀動如鑑燭物如機釋括守之以至信繼之以

無吝彼眞僞千百雜然前陳將自我而變化烏有難知者耶孔子曰聽其言而信其行孟子亦曰吾善於知言某不肖貧無以生勉强而仕其性頑惰不可鐫刻顧自知已審矣而無所望於當世明公下車遽收齒於門下之錄豈疑其有可取而取之歟是特矜其孤立察其所爲不至爲小人之行遂欲挈而使之有以自振歟推聖人不求備之心故不深責以吏效知易象失前禽之吝故不顯比於所應若茲無譽之地或當雅意之取敢不守忠信之大節安性命之大分進無媿於祿窮不失乎義某之所欲無辱於門下以爲報者在此

記

楊氏樂養軒記

巴陵楊君總公元尉江陵之石首治東軒於其廨中以奉二親而名之曰樂養楊君修身力學爲名進士起而中科選其祿雖約蓋無欲然於義者斯固足以爲親之喜由邑以望其鄉閭才百里而遠伯仲六人皆服儒其已仕者又皆在夫左州右邑之近安否之問日交至於庭闈而君方以勤瘁外服於公家以恬正事其上以和信得其朋友無一可爲親憂者入於閨門怡聲妥節先意以候親之所嚮而恭順之至婦子侍御化君誠孝相與以給其力故凡以佚氣體而遜心志者非有三牲八珍撞鐘列鼎之富與夫金玉文繡之麗而後然也隱冠靚服慈顏壽髮軒堂之上對几而居儼杖而游其色斆笑貌油然而順適祺然

而夷豫。以安饗乎子職之奉。嗚呼。養之道不在乎物。惟盡誠以得其親。斯天下之深樂。雖富貴遂其欲。有不能以致之。而君子所自得也。人知楊氏之慶。而不知君之樂於心。知君之樂矣。或不知君之所以致其樂。君於是以屬府從事劉某曰。願有述。乃推其心之所以然而序之。既又歌之以詩曰。孟軻有至樂。父母兄弟間。曾參稱能養。豈謂口體然。二者在君家。寓意名東軒。啜菽盡子道。綵服承慈顏。潑潑水中魚。采采江上蘭。誠至物則腆。君子得親歡。

南嶽御書閣記

南嶽釋文政。於其所居勝業寺建大閣。置太宗皇帝御書其上。來請文爲之記。竊嘗讀國史。恭惟太宗皇帝以神武聖謀。嗣太祖開基撥亂之後。蕩洗四方殘餘之孽。曾不數年。天地清明。兵革偃而法度修。嘉與天下同休息乎無事。文武二者。思有以張弛之。於是嚮用儒學。尊尚經術。觀書稽古。多所述作。於其閒暇。則又玩意於翰墨之間。凡所謂退朝之樂。皆不以易此。至眞宗始聚其書。詔儒臣章別次第。著定爲一百二十卷。刻之金石。副在有司。又以分藏於天下之名山。凡道觀佛寺。往往得被其賜。每歲推恩度其守藏之學者一人。至於今且八十年矣。嘗得卽其書而觀之。蓋其所自論著。爲世謨訓者。固皆原於道德之意。而其餘書帖。亦多雜取六經諸子之要言正論。至或選摘衆流異傳佛老之說。說雖不同。要皆有益於修身治心。爲天下國家者。以是私嘗推求聖人之意。於道德教化。其心蓋未嘗須臾離也。故雖當閒宴。猶從容發見於揮毫之際。然則又知其所以勤勤於文墨者。豈獨以爲娛樂而已哉。自書之頒布。其藏之者。或

以旁廡庫室禮事不謹徒知蒙被其澤而不知尊安振顯之甚非所以報盛德之賜揚萬世之休間有知此者矣或未知聖人之爲是書其心之所存蓋如此於是既嘉文政能有所建立以致臣子之奉又嘗與之論是書之所以然故書其本末俾刻石於閣下熙寧七年二月太子中允監衡州鹽倉臣劉某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祕書丞衞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偸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爲是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寖著天下賴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剽猾輕爲盜既慙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尙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倅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統以大亭榜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圍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記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如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卽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壽州學記

今上臨御四年詔有司始以經義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既十年閔學者之未大成法雖立而教養之意未盡宣乃慨然更新之自太學始其法損益可論定者著之書曰敕曰令曰式選建官推之其弗

可者使輒言上天下之士於是益曉識上指至者輻湊視舊所增蓋以千數方是時膠西韓君晉卿守壽州一年矣君材强敏至州閱月視州之學歎其庳隘無以承明詔迺得轉運判官廢廨請於朝遷焉日與通判州事新昌石君麟之躬自臨治經地度材新故相參公無調費人不知力凡爲屋百一十楹孔子廟居其中師堂生舍列其旁賓有次射有圃樓廡庖湢罔不具邦人既享學之成皆大說喜君曰未也爲具道天子所以養士意勸掖率厲使及時進於學又請建官爲之師遂以其事屬余記之蓋吏不得良法而行法立而淺聞弗能究宣皆甚所悼也以上所建立且十年而太學猶以故未就緒郡國尤闊不聞問私嘗疑其說今太學更令幸親睹其始而壽州之請亦適至故樂道其實記二君首能不失職以告凡吏之忽此者嘗聞之天下之事有甚盛極利特以施設整其本而效不著者可以條數而其一學校是也學之論曰置生欲多賦廩欲豐課業欲勤糾禁欲嚴如是以爲盛此言可爾尚所謂見其末而忘其本也恭惟上之教士始於一好惡明是非黜經術俾士知所趨而後申法令以輔焉其法之詳又使論者無不厭此所謂末與本稱本末具而猶曰效不著則尚誰任其咎是惟吏不奉宣故也抑聞之道可言而不盡可言也故六經而下傳載不可盡則古人固以待後世之自得也今士以經進袞然待舉聞其言矣卓然有得乎古人之所待者豈嘗有人乎而未之見也夫本所求者士士志於道而不加力乎所自得則雖侈廟學嚴法令坐聖賢而師之猶爲觀美而已豈上所望者耶然則咎非特在吏而學者其可以不思是故幷以告焉元豐三年十月記

家廟記

元祐六年議者謂河間劉公歿於衡州。藁葬僧寺。因失其地所在。其後汶上之葬。招魂而已。此議既與聞者無以明其不然。或以問其孤某某曰。此事未嘗有也。然此言必有所起。以今觀之。實狀可按驗者四。事理可察見者三。而議論所從起者一。昔公以祕書丞治道之江華。子男某未冠。而公夫人之季弟進士陳孝若實同行。踰年公鞫獄於衡。得疾不起。訃聞。孝若走衡。與郡所委官吏葺於花藥山僧舍。事畢。孝若返江華。挈其孤而夫人陳氏前亡。權厝在縣。至是議以其喪北歸。經由取道。復俱至衡。會公伯兄鄉貢學究允恭率其子鄉貢進士延年。自鄉里亦奔訃而至。衆與其孤定議。火化爲兩函。致其喪。使孝若延年扶護陸走。而允恭買舟載其孤以歸。允恭父子與孝若今雖死。其妻若子若孫若族屬皆在。悉見其事。實狀可按驗者一也。允恭與其孤既至汶上。而外氏祕書監陳公希古尙無恙。遂留諸孤鞫養於家。而延年獨護喪陸抵永靜。安厝於僧寺經藏院。其主僧曰某僧。判官曰永善。小師曰文昌。及其徒甚衆。某歲時自鄉而往。展省祭祀。凡永靜之親屬故舊。無不見之者。自康定戊寅至熙寧庚戌。凡三十餘年。歲月久遠。不容僞爲。實狀可按驗者二也。熙寧庚戌。既卜葬於鄆。某躬至永靜。迎公與夫人之喪。抵鄆。權厝於僧寺。四禪院僧崇賢及其徒亦甚衆。今多存者。實狀可按驗者三也。熙寧辛亥八月。某舉葬公與夫人之喪於鄆之須城縣大谷山之原。親族故舊鄉人送葬者。先後凡數百人。改造棺槨。增易衣衾。與凡送之事。人人爲助。初無招魂之事。借令人有不幸。旅櫬亡失。則招魂變禮。亦古今所有。不必遷就以諱其事。自須明設招魂之

儀。願豈能隱於鄉閭親族故舊之間。若一有此意。人誰不知者。凡今汝上之人。皆可詰問。實狀可驗者四也。實狀如此。然聞之者難使人人往按其事。則又有事理灼然。可以一言而虛實立見者。初公之亡在寶元二年八月上旬。若聞訃而至復走江華。猶在是月。某及鄉里親屬皆會於衡。在是年冬。孝若以數日之間。權葬僧舍。以待復來。其勢安肯遽然卜地殯葬。遂爲久遠之計。某與親屬既至三數月間。又安得遽已失其地之所在。況郡委官吏。實預其事。事理可察見者一也。熙寧辛亥七月。某由御史謫官衡州。八月賜告於朝。許葬訖之官。明年二月到貶所。誠如議者之言。謂心知留殯於彼而未獲。則得官於衡。正訪求之時也。豈有身將往而不少俟。先爲招魂虛僞之計。既葬而又往返訪求。參之人情。殊無此理。事理可察見者二也。某與伯父從兄舅氏之在衡也。夫人之喪。先自江華焚化。扶護而至。豈有夫人之喪則扶護以行。而公獨留殯於經由羈旅之地。謂貧不能舉喪而歸。則卜地殯葬。與舉喪而化之。其費孰多。謂皆留殯。則江華何獨無夫人之殯。且陸走兩喪。何自而得之。事理可察見者三也。雖然。議論如此。必有所因而起。某之官於衡。凡州郡召宴於花藥寺。常以舊經葬厝辭不敢往。或曰。位次非一。惟所葬之舍則宜避。一概避之。非也。故嘗究尋葬舍之所在。衆曰。葬寓之日不多。而歲月經歷已遠。莫能記矣。訪求之議。其殆起於此乎。知之審者。謂所以訪求之意如此。知之略者。與展轉相傳而知者。遂皆以謂訪求殯葬之地而不獲也。然某在衡三年有餘。以及元祐。幾二十年。初不聞有此言。逮蒙恩任使。責望既重。始有藉此言而至者。元祐五年。有僧某至京師。自云花藥僧也。山前近得一墳。林木甚盛。指以爲劉公所葬。願得奏賜紫衣。始聞

之駭然。徐令詢問。考其證驗本末。皆無所有。知其爲誤妄明白矣。欲延見之。則其言無實。欲言於有司治之。則干求希望之情類此者非一。因使人諭以本末謝遣之。愧怍而去。其後不復見之。然人遂多傳其事者。或信或不信。大抵皆自寺僧發之。此議論所從起者一也。某不孝。所以顯揚其親者不著。而使此言在人。某之罪大矣。不可以有加矣。雖然。言在人而欲人人曉之。力不能也。存其實以待察。則可得而勉焉。故私載其事蹟本末。與公及夫人之誌銘。並藏於廟。元祐六年十二月。嗣子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某謹記。

鄆州賜書閣記

元祐七年正月乙未。臣某言。臣所治鄆州有學。學有師生廩食。而經籍弗具。非所以訓道德。厲人材。願下有司頒焉。詔可。州迺選於學。遣二生聽命。粤十月甲申。得書二千七百卷至自京師。州人學子。頓首幸甚。請紀其事。某昔者結髮就師。從先生長老姜潛劉述龔鼎臣輩。治經藝。習文辭。上下凡十餘年。實在是學。於時少長嚮勸。程課甚密。而書籍殊尚缺。然至嘗外假穀梁春秋傳范蔚宗漢書手寫讀之。其後出入仕宦。又餘三十年。假守復來。覽觀廟學。雖舍宇有更徙。而風致宛然如故。學生三倍於昔。振振焉。洋洋焉。甚可觀也。願太守老矣。無益學者。又不能勸駕隱約之士。顯之朝廷。徒幸遭遇天子崇儒右文。加惠學校。又以某常待罪左右。素憐其愚。所請或不忍輒報聞罷。以是故能爲諸生獲此賜書。事雖適然。而上之所假寵。有在乎是。且學與於景祐戊寅。實在慶歷立學詔令前。歷年最久。盛冠東方。而未有是賜。如有待者。是

誠不可以不紀。迺即學之中。構爲層樓。樓書其上。而經傳百家篇帙之名數。與典領禁戒之法。皆揭之。使以時考之。若夫身與諸生從事講誦。識其大者。毋爲書羞。則有學官在。而探討勤怠。有得無得。則又在諸生自爲之。某也尚欲何言歟。夫閣之工費細故。皆置弗論。獨敍其本末。以告凡在學之士與後之人。使勤守焉。八年正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事劉莘老記。

忠肅集卷十

序

荆南府圖序

江陵府於禹貢爲荆州。於分野爲鶉首。於辰爲巳。於春秋屬楚爲郢都。文王自丹陽徙之。於秦爲昭王所拔。尋置南郡。於漢爲荆州。武帝置刺史治於此。於魏其地爲吳蜀所分。而荆州之名南北兩立。魏治南陽。吳治江陵。晉以荆州治南郡。梁湘東王繹承號建都。尋爲元魏所陷。隋大業爲南郡。唐平蕭銑爲荆。乾元元年置節度使。上元中爲南都。天復中以高季興爲留後。梁祖授以節鉞。尋通吳蜀。築城壘爲僭竊計。後唐莊宗封南平王。季興卒。子從誨嗣。誨卒。傳子保融。融卒。傳弟保勗。勗傳融子繼沖。五世通五十七年。而皇朝一天下。建隆四年。沖納土趨覲闕下。移鎮徐州。府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七百五十里。領江陵、公安、監利、建寧、石首、松滋、枝江、潛江八縣。主客戶總五萬四千。夏秋賦租通四十二萬三千貫。斤石束匹兩。府縣官六十四員。牙吏若干屯。兵三十五指揮。外城周十八里二百一十六步。濠深一丈二尺。闊二十五丈。子城周四里三百一十五步。倉庫場務內外五十八。左右廂八坊。巷五十四。橋梁內外六十六。江湖四十七。祠廟七十一。宮觀二十七。寺院五百五十。漢地志曰。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民食魚稻。以漁獵山

水爲業。隋志稱荆人勁悍決烈。蓋天性也。然地據上流。故三國爭之。而民苦於兵。自唐至德以後。中原多故。鄧襄之民與兩都衣冠。多趨荆楚。故人物始盛。乾符以來。遂爲戰巢。高氏於兵火瘡痍之餘。招徠撫集。數十年間。逮爲王民。歷太平者又逾百年。教化涵養。安佚而富庶。凡浮江下於黔蜀。與夫陸驛自二廣湖湘以往來京師者。此爲咽喉。又兩蜀之人出而宦游者。多家於此。是以今最盛。爲西南一都會。其游觀獨龍山渚宮。號稱勝地。民間不務蓄聚。不幸小遇乾溢。往往轉徙而瘠。其人尚鬼。病者先巫後藥。其亦習俗所安歟。暇日繪府爲圖。因題其概。治平甲辰。觀察推官劉某序。

文瑩師集序

文瑩喜讀書。才思清拔。博知世故。久以詩聞於人。而不知其始何爲落於方袍中也。夫萬物受材分於天者。必皆有職。若瑩者失其職矣。予以嘉祐三年識瑩於荆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荆州幕。而瑩亦在。既別去。又三年熙寧之壬子。予南竄。復遇於長沙。是歲遂訪予於衡陽。蓋相與周旋二十年之間。其詩每見而每精。嗟夫。瑩老矣。以其平生之所學。與其高明之才。既皆無所用於世。而一措於詩。宜其所得如此。豈所謂詩待窮而後工者歟。雖然。其辭氣象巧。尤不覺其爲窮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自翰林鄭毅夫爲其集敍。而其後至於訪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爲後集。曰。爲我題之。而其作猶未已也。昔滄浪蘇子美嘗稱其作曰。篇篇清雄。有古作者氣態。而鄭公之敍曰。不類浮屠師所作。以謂往往似杜紫微二公之言如此。爲天下取信。余尚何辭哉。獨書其所以與之離合之故。致余意焉。癸丑夏五月題。

雜著

與龍節疏

律旋大呂。氣應二陽。聖運超期。適契千年之命。梵筵申頌。庶憑諸佛之慈。恭惟皇帝陛下合德乾坤。紹休祖考。聖孝能饗。昭格三靈之歡。璣衡當天。光符七政之敍。會開祥於虹渚。度修會於祇園。旅集淨徒。繹宣密義。憑大覺能仁之果。效華封獻祝之心。伏願衆聖儲休。諸天融祉。明堂之受神筴。長佑寶圖。天保之歌南山。永綏壽歷。

壽聖節疏

元春首祚。靈月生明。天地開祥。肇發流虹之命。聖祥膺運。光符繞電之期。紀是慶辰。著爲甲令。書文所底。動植交歡。躬詣祇園。前陳梵席。香花惟潔。鐘唄以時。演龍藏之祕言。極人天之幽贊。庶憑妙果。恭協聖期。伏願睿算無疆。常保天行之健。炎符煒耀。更同地久之昌。

坤成節疏

歲德在金。長躔遜望。篤生元聖。符五鹿之開祥。尊御東朝。協千秋之紀節。湛恩下逮。歡頌舉同。爰集祕章。恭陳告祝。伏願太皇太后陛下憑無邊之力。建不拔之基。益隆文母之尊。永垂聖孫之養。德無前比。非徒嗣太任之音。治與古侔。庶幾享三皇之壽。

春賽諸廟文

諸侯祭其境內古之制也惟神以聰明正直庇佑一方所謂有功於民而應禮之祀春陽仲序歲事有祈祇承舊章以承貺施

秋賽文

稼穡之事民力固勤乃此有成實神之賜春祈秋報祭有舊章粢醴潔豐敬用昭告

滑州祀神文

國家以正月某甲子推恩四方凡載祀典俾所在致禮焉惟神降依此方應是詔享粢盛牢醴既潔既豐庶幾欽承降福王室尚有報祀神惟歆哉

祀諸廟文

惟神盛德在人休功及物並應典祀廟食此邦國家寅天愛民霈宥區宇俾秩時祀奉承靈休謹以詔書從事肆儀備物伏惟尚饗

荊州祈雨文

荊州田品居下而人不務蓄聚使常得善歲猶汲汲不能裕公私之充矧天不雨至於四月陂澤磽赤一種未入比者穀價已翔民駭然以相顧守土者惕然自省以爲憂心雖憂之而雨不可以力致也雨神之所能爲也今油然屢雲而膏屯不施或者重其德待其有請而後興之耶豈特民一歲之望至於爲牲牢

粢酒所以承事於神者亦有繫焉

應詔祈雨文

謹以清酌之奠奉宣天子之意而致之於高山賢聖之神曰京師畿輔天下根本乃去年冬迨今暮春不雨不雪民心焦然天子仁聖咨顧憫惻並走羣望日徯罔應尙念神之主山川者有山川之守食其境內者有境內之責疑其有此分職而不可以奪之故又詔天下求神之未秩於祀典出處可以自得靈施休應民所依信如人抱道德蓄膏澤不在其位需時見求然後一紓非常之功以爲國家補者俾以禮祀之今府吏民於是咸以神爲言若夫驅移風雲飄忽變化朝夕萬里而轉災爲祥此神之所以不測而震靈乘會以赴功之時也

謝雨文

比以旱熯爲災有禱靈宇曾未終日神意顧歆油然興雲霈然霪雨苗將槁而茂遂物既瘁而昭蘇敢言克誠能速休應實神之德相佑斯民謹涓剛辰躬具菲禮有祈有報祭之義也惟尙終始以底有年

祈雨文

年穀既粒螽孽未殄實由秋陽沴氣之所容養也又八月勸麥之候而行澤失時如炎如焚民駭相顧惟神食於此土必能聽其吁嗟爲興雲雨灑濯之則吏與民敢怠昭事之報

青州祈雨文

維青邱帶山爲地氣深土渴藝植之事天澤是賴者視他方爲亟歲春將窮而時雨未霑宿麥既苗將厄其長盛陽驕燥疾沴且興守土之吏不能率衆咸以籲於神吏則失職惟神操縱陰陽用贊化育降食此土休戚與同若乃時其雨暘相厥歲事則神之職又何失歟

建壇祈雨文

旱熯爲災至於此極羣祀徧走膏澤尚屯今將求龍啓壇此地惟神矜惻農事鑒此至誠毋或阨龍不俾顧享苟獲多應神預有功

請龍神文

伏以元陽之沴粤自仲夏至於九月歲旱不免而此太甚夙夜以懼咎不勝執謹稽用古法以詔書從事繪圖靈象封牲奠酒祗伏壇次傾吐至誠蓋行天召雲飄忽變化一振甘潤以拯焦灼此龍之一歲足以不勞而神者其幸賜之敢忘昭報

祈晴文二首

春夏旱乾歲已無麥民恃爲命惟指有秋稼穀芃芃度越常歲迺復淫雨將害其成率籲羣咨潔誠有請神食此土可無意乎

曰雨曰暘萬物之命苟不適節沴其生成今澤氣乘春淫雨降害害我稽事以及粢盛養民事神一歲何賴率呼衆感乞靈於神

謝晴文二首

屬以雨溢害於農功。卽神以祈。蒙祓靈應。天清日潤。陰闢陽紓。孳斂順成。物得其性。耘登播種。人遂厥功。惟神之庇佑此邦而愛是守土者。其德可謂終始厚矣。敢忘恭報。以侈神休。

比以春霖爲害。並走靈祠。神意顧歆。闢除陰沴。陽功紓發。日以烜之。粒我來牟。以及禾黍。深惟長民守土。何力其間。猶能以粢酒牲牢仰答神貺。有祈有報。祭之義也。

祈雪文二首

惟州之土壤。白墳廣瀉。水泉易消。今歲且窮矣。潤澤不至。風霾晝冥。積燥所乘。濫炎屢起。守土者惟夕惕負咎。然歲惡民病。祭祀不能修。則神亦將預受其辱。敢固有請。惟轉禍爲福。呼吸致功。神實能之。亦惟時哉。

方冬盛陰用事。而寒氣不效。時雪不降。宿麥在野。旣無潤澤之養。春氣相乘。將有疾癘之變。長人守土。惕然憂心。心旣憂傷。何所致力。念民休戚。惟神是賴。爰走靈宇。瀝懇有祈。羣心嗷嗷。日徯嘉應。

祭土牛文

粤若自古爲國。事莫重於農耕。有功於民。禮具存於祀典。土膏奮動。天駟南躔。爰考舊章。用祈純嘏。惟神祐此耘穫。屏其札瘥。俾迓有年之祥。以永事神之報。